



## 14 驿路梨花

### 云南的歌会(节选)

沈从文

云南本是个诗歌的家乡,路南和迤西歌舞早著名全国。这一回却更加丰富了我的见闻。

这是种生面别开的场所,对调子的来自四方,各自蹲踞在松树林子和灌木丛沟凹处,彼此相去虽不多远,却互不见面。唱的多是情歌酬和,却有种种不同方式。或见景生情,即物起兴,用各种丰富譬喻,比赛机智才能;或用提问题方法,等待对方答解;或互嘲互赞,随事押韵,循环无端;也唱其他故事,贯穿古今,引经据典,当事人照例心中一本册,滚瓜熟,随口而出。在场的既多内行,开口即见高低,含糊不得。所以不是高手,也不敢轻易搭腔。那次听到一个年轻妇女一连唱败了三个对手,逼得对方哑口无言,于是轻轻地打了个吆喝,表示胜利结束,从荆条丛中站起来,理理发,拍拍绣花围裙上的灰土,向大家笑笑,意思像是说,“你们看,我唱赢了”,显得轻松快乐,拉着同行女伴,走到江米酒担子边解口渴去了。

这种年轻女人在昆明附近村子中多的是,性情明朗活泼,劳动手脚勤快,生长得一张黑中透红枣子脸,满口白白的糯米牙,穿了身毛蓝布衣裤,腰间围了个钉满小银片扣花葱绿布围裙,脚下穿双云南乡下特有的绣花透孔鞋,油光光辫发盘在头上。不仅唱歌十分在行,大年初一和同伴各个村子里去打秋千,用马皮做成三丈来长的秋千条,悬挂在高树上,蹬个十来下就可平梁,还悠游自在,若无其事!

在昆明乡下,一年四季早晚,本来都可以听到各种美妙有情的歌声。由呈贡赶火车进城,向例得骑一匹老马,慢吞吞地走十里路。有时赶车不及,还得原骑退回。这条路得通过些果树林、柞木林、竹子林和几个有大半年开满杂花的小山坡。马上一面欣赏土坎边的粉蓝色报春花,在轻和微风里不住点头,总令人疑心那个蓝色竟像是有意模仿天空而成的;一面就听各种山鸟呼朋唤侣,和身边前后三三五五赶马女孩子唱的各种本地悦耳好听山歌。赶马女孩子年纪多不过十四五岁,嗓子通常并没经过训练,有的还发哑带沙,可是在这种环境气氛里,出口自然,不论唱什么,都充满一种淳朴本色美。

大伙儿唱得最热闹的叫“金满斗会”,有一次由村子里人发起举行,到时候住处院子两楼和那道长长屋廊下,集合了乡村男女老幼百多人,六人围坐一桌,足足坐满了三十来张矮方桌,每桌各自轮流低声唱《十二月花》和其他本地好听曲子。声音虽极其轻柔,合起来却如一片松涛,在微风摇荡中舒卷张弛不定,有点龙吟凤哢意味。仅是这个唱法就极其有意思。唱和相续,一连三天才散场。来会的妇女占多数,和逢年过节差不多,一身收拾得清洁索利,头上手中到处是银光闪闪,使人不敢认识。我以一个客人身份挨桌看去,很多人都像面善,可叫不出名字。随后才想起这里是村子口摆小摊卖酸泡梨的,那里有城门边挑水洗衣的,此外打铁箍桶的工匠,小杂货商店的管事,乡村土医生和阉鸡匠,更多的自然是赶马女孩子、不同年龄的农民和四处飘乡赶集卖针线花样的老太婆,原来熟人真不少!集会表面说辟疫免灾,主要作用还是传歌。由老一代把记忆中充满智慧和热情的东西,全部传给下一代。反复唱下去,到大家熟习为止。因此在场年老人格外兴奋活跃,经常每桌轮流走动。主要作用既然在照规矩传歌,不问唱什么都不犯



状元成才路

忌讳。就中最当行出色是一个吹鼓手,年纪已过七十,牙齿早脱光了,却能十分热情整本整套地唱下去。小时候常听老太婆口头语,“十年难逢金满斗”,意思是盛会难逢,参加后才知道原来如此。

同是唱歌,另外有种抒情气氛,而且背景也格外明朗美好,即跑马节跑马山下举行的那种会歌。

西南原是诗歌的家乡,我听到的不过是极小范围内一部分而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自己当家做主,生活日益美好,心情也必然格外欢畅,新一代歌手,都一定比三五十年前更加活泼和热情。唱歌选手兼劳动模范,不是五朵金花,应当是万朵金花!

(有删改)

## 西畴的刺绣

彭荆风

西畴的兴街一向是南北通衢;因为交通方便,过去边境线上有战事,多是在这里聚兵屯粮。作为军旅作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曾经多次来这里停留、采访。

近三十年过去,当我再来到兴街时,这里又聚集着一支令人侧目的队伍,她们是一群使用五彩丝线在绸缎、绒布上精心刺绣的妇女。礼堂外边那座石砌大平台上排列得满满的,大约有五六十人吧!她们有老有小,年岁小的不过十五六岁,年岁大的却高达八十三岁。那位年岁最长的曾祖母级老人张奎先,身体还很健朗,出于对刺绣的热爱,也和年轻人一样,带个小板凳和竹制矮桌来这里现场表演刺绣技艺。

(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女儿张培超就是这兴街刺绣协会的负责人,那个在一旁刺绣的漂亮姑娘晓娜是她的孙女。祖孙三代都是刺绣高手。也表明兴街这地方,刺绣手艺的源远流长。)

我们满含敬意地来到老人身边,观看她行针引线,把布面上的一幅花卉一针针绣出;她专心致志地绣着,是那样从容、笃定,手不抖,针不乱,显示了这位积累了七十余年刺绣经验的老人技艺的娴熟、高超;而那些年轻的姑娘们则是飞快地绣着她们那些颇有新意的图案,很为自己的手艺能引来这样多远方来的客人的关注而得意,大方地任由人们拿起她们的作品来细看、回答着人们的询问……

我过去在不少地方参观过妇女的刺绣,最多时也只是三五个同道聚在一起边绣边交流,哪里有着五六十人排列整齐一起绣的阵势?

我很快就明白了,这是兴街刺绣协会在向我们这些来自远方的客人展示她们不仅有刺绣的传统,还有一支多达四百余人的手艺高超的强大队伍。

刺绣工艺在我国一向有着悠久的历史,两三千年前,苏绣、湘绣、川绣、广绣就已经兴起,并且影响着南北各个地方的刺绣工艺的发展;可以说,在中华大地有女子的地方,就会有心灵手巧的刺绣高手;西畴的刺绣,据说是清末一位来自四川的孟姓刺绣艺人带来的川绣工艺,并逐渐与当地壮锦、苗族刺绣相融合,形成了有自己独特风格的“畴阳刺绣”。刺绣是一种文静的、能使心灵手巧的女子寄托对美的追求,并发挥艺术个性的手艺,很为妇女们所喜爱;邻里、长幼之间相互影响,在兴街的家家家户户都有人刺绣;女孩子们从七八岁起就跟随着长辈学绣,把产品拿到集



市上去售卖以改善家庭生活,日积月累,几十年下来,几乎人人都是刺绣高手。西畴的刺绣技法以手工抛绣和板绣为主,一向以色彩的绚丽、构图的新颖、工艺的精巧而雄踞滇东南;一些刺绣精品不仅进入了文山、昆明、广西、广东、贵州的工艺美术市场,还辗转远销往越南、泰国、缅甸、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那些绣工精致,色彩斑斓,具有民族特色的被面、门帘、枕头、手绢、花帽、花围腰……深受那些地方妇女的喜欢。

为了让我们了解她们的产品,兴街刺绣协会特意在那座礼堂里,展出了她们不同风格、不同题材的作品,其中有一向为民间所喜爱、象征吉祥的寿桃、牡丹、梅花、玫瑰,孔雀、蝴蝶、凤凰,牛、羊、马,以及具有民族情调的傣族人赶摆、苗族人吹芦笙、壮族的庭院,战国时期凯旋的车马……而最令我惊讶的是那幅悬挂于礼堂正中、尺寸较大的“西畴县城”全景,墨绿的远山、天间的白云、鳞次栉比的房屋,都绣得既真实又富有边地情调。这也表明,这些身在山乡的妇女在绣品的设计上,并不止步于传统的花鸟虫鱼,而是能够眼界更开阔地向较繁复的艺术创造方面发展,并且有了可喜的成就,这样的刺绣作品挂在一些大小城市的宾馆大客厅、大会议室里,都不逊于那些画家的作品。我向陪同我们参观的兴街刺绣协会负责人张培超建议:“这样的艺术作品你们可以多制作一些,那会从多方面提高你们的刺绣水平和声誉。”

其实她们已经绣制出了不少这类大型作品,如《广南县八宝镇全景》《温馨的小苗寨》,以清代宫廷画家郎世宁作品为蓝本的《百骏图》等,都很令人注目。但是,她却为难地说:“这很费工、费时、费材料。要有订货,我们才敢制作。”

现实情况也确实如此。这里的刺绣者虽然多,手艺也娴熟,但是多数是个体户,即使有西畴协会来牵头,也要考虑付出的较多人力、财力能否较快收回。而且制作一幅较大的工艺品,题材、结构、选材、设色都不是简单的事,这都要有关方面来支持,并帮助她们多方面沟通销售渠道。

在这些刺绣高手的面前困难虽然多,但是她们既然有了新的尝试,我想,她们一定会坚持下去,不让这一工艺创新停顿、萎缩,从容地刺绣出为人们喜爱的艺术精品!

我真诚地祝福她们!

(有改动)